

突围新丰洞

□刘宏

龙江故事来稿请寄:a84655106@163.com

四十年前,我家在农场连队住的时候,有一个邻居叫韩金发,但连队的大人小孩都不叫他韩金发,都喊他“韩拐子”,因为他的左腿脚踝处有一块很大的伤疤,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见人们这样不恭地喊他拐子,他并不恼怒,反而荣耀地说:“老子是打小日本留下的伤,老子拐得光荣呢!”

韩金发人长得矮墩墩的,是个车轴汉子。据车轴汉子“韩拐子”讲,他的那条残腿,是当年在饶河县新丰洞与日寇那场鲜为人知的惨烈战斗留下的。

新丰洞是朝鲜族聚居村落,距饶河县八十多里。新丰洞分前村和后村,前村在乌苏里江边,二三里的平原上,后村依山而建,距乌苏里江约十余里。

1935年9月中旬,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团长李学福、副团长朴振宇亲自带领150名战士由暴马顶子密营出发向抚远挺进。

当时,18岁的韩金发家就住在新丰洞的后村,并秘密参加了抗联,成为一名地下交通员。这天,在抚远的交通员老刘就送来情报,饶河县守备队后天将路过小北山。团长李学福决定派一个连的部队在小北山设伏,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但部队埋伏了一天,也没见敌人踪影。后来,抗联在富锦的情报员带来情报说,驻饶河关东军守备队70多人要武装护送高木司令官,先坐船到佳木斯,再乘火车去哈尔滨,于是,部队开拔到新丰洞准备截击鬼子高木的船只。

四团首先赶到新丰洞前村直奔河边,但瞭望守候多时也未见鬼子船只到来,战士们都认为情报可能不准确,随即部队进驻群众基础更好的后村。

正在这时,在村头放哨的战士急匆匆跑来向团长报告,一伙鬼子已经摸到村头了。

原来,高木的船早已到了新丰洞前村河岸,狡猾的鬼子高木让船沿着岸边走,尽量降低马达声。四团战士疏于侦察,根本没有发现。而且由于部队不注意隐蔽,行动完全暴露,被前村的奸细发现报告给了鬼子。高木派一个鬼子下船潜入前村,抓了一个正在地里干活的朝鲜族老头,令其带路,带领船上60多名日伪军正在悄悄包围后村。

朴振宇命令全团部队紧急集合,开始调兵遣将。韩金发主动要求参加战斗。他凭借地形熟悉,带领部队沿着村后的三个小山头埋伏下来,朴振宇副团长埋伏在最前沿,他叮嘱战士们说:“我的枪不响,谁也不能开枪。”

高木司令官带领日伪军端着枪呈扇形从前村的草甸子一步步向四团阵地逼来,只有不到20米时,朴振宇副团长端起枪猛地站起身来,一梭子子弹就飞了出去,五六个鬼子应声倒地。霎时,抗联战士一齐开火,敌人尸体横七竖八倒了一大片,鬼子高木司令官也中枪一头栽倒,一命呜呼。

但鬼子靠一挺机枪仍负隅顽抗,向我军阵地猛烈射击。双方对峙着,谁也不能发起冲锋。

为了尽快彻底消灭敌人,朴振宇副团长命令二连二排长赵清河带两名战士猫腰向前迂回,三躲两闪就占据了一个离敌人机枪最近的地势,举枪就把敌人机枪手击毙了。这时,朴振宇副团长一跃而起,直奔那挺机枪而去。由于他们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敌人的火力集中向他们射来,赵清和排长和两个战士都倒在了血泊中,朴振宇也受了重伤。山坡上的战士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首长负伤和战友牺牲,眼泪止不住流下来,有的趴在地上呜呜地哭出了声……

正在这时,西北方向又有150名伪军奔新丰洞而来,突如其来地情况,使我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李学福团长当机立断,抽调多名炮手,由参谋长崔石泉率领去伏击伪军。正面部队仍盯住鬼子,同时命令部队做好突围准备。

伪军一进入伏击圈,就被战士们复仇的子弹撂倒了十几个,其余敌人扭头就跑。可是,战士们迎击伪军的枪声一响,趴在草甸上的鬼子就知道援军来了,开始猛烈向我军阵地进攻。伪军也迂回着向我军阵地包围上来,李学福团长命令韩金发带几个战士向战斗力相对薄弱的伪军方向突围,以吸引敌人,掩护部队从另一侧突围。韩金发他们悄悄摸上一个山坡,集中火力向一群正围上来的日伪军一阵扫射,十几个敌人瞬间倒了下去,韩金发一人就撂倒了四个敌人。正当他们准备继续冲锋时,突然从旁边一阵枪响,子弹像风一样刮了过来,几个战士相继倒了下去,韩金发感到脚下一阵剧痛,跌倒在地,他顾不上包扎伤口,趴在地上不停向敌人射击,直到被战友拖回部队阵地。

为了瓦解伪军士气,吸引敌人注意力,政委李斗文不顾危险,大声向伪军喊话,开展政治攻势,但顽固的伪军集中火力向李斗文猛射,李斗文政委当即倒地牺牲。却为李团长带领战士们突围赢得了宝贵机会。安全脱险后,才知道李斗文政委已经壮烈牺牲,战士们不由纷纷痛哭起来——

在这次战斗中,抗日联军击毙高木司令官等日伪军30余人,打伤20多人,四团牺牲了20多人。战斗结束的第二天,当地的抗日组织和群众一起在硝烟还未散尽的山坡上,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韩金发被乡亲们连夜转移到别的村养伤,3个月后,伤愈后的韩金发不顾家人的劝阻,又回到抗联部队,继续与日伪军战斗,从此左脚留下残疾。

新丰洞战斗震动了东北各地,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受到沉重打击。《救国时报》载文悼念在新丰洞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们。日本鬼子也惊呼:“东北抗日力量不可低估。”高木司令官被抗日联军击毙的消息不胫而走,坚定了抗日斗争必胜的信心。不久,根据上级指示,四团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师,抗日的力量更大了。

如今,“韩拐子”已经去世多年,但生活在农场生产队的老人们依然时常唠起“韩拐子”,以及他参加的那场战斗。

花香永远

□来勇勤

深秋的花城,云淡风轻,花香四溢。已恢复了一些体能的父亲躺在病床上说,让我带母亲上街转转。来了这么多次,母亲还没上过街。

父亲来花城疗养期间,发病住进医院,母亲昼夜护理,十分劳累。我从冰城赶来时,父亲已脱离危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医院在郊区,广阔的红土地上,高处的木棉花和低处的三角梅,火焰一般热烈。远远相衔的菊花,更是五彩缤纷,摄人魂魄。门前有一路公交车去市里,然后再倒车,可到市中心。

清瘦的母亲穿着白衬衫和蓝长裤,一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北方人的标准打扮,走在南国绚丽的花丛里,似乎时空在变幻。

车上人多,母亲往前挤。这几年她身体不好,总是晕车,说是站在车厢前部感觉好些。

倒车要过马路,母亲很怕来往车流,常常要在路口驻足等上好久。她可

是她那一代人里最早骑自行车的,那时上下班,在人来车往的大街上,骑行很从容。现在年纪大了,胆子小了。

一路打听,我们找到了别人介绍的那处服装批发市场。这里规模极大,店铺纵横,人头攒动,一望无边,各式服装让人眼花。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各地都到这里采购。

母亲兴致很高,拽着我的衣角,一路走,一路看,不时夸赞衣服好。

她看好一件亮面的太空棉坎肩,要给我买,说冬天在办公室里穿正好,又保暖又轻便。我没看好,坚持不要。

转了大半天,出门后,母亲说,你马上去买回去上班了,再多逛一会儿吧。我在周边快步走了一圈,赶紧回到原地,远远地看见母亲还坐在那条陈旧的小巷里,向这边眺望。我感到了母亲的老迈。

回来的路上,挤在公交车里,母亲虽然晕车,但还和我念叨那件坎肩多么不错。沿途鲜花绵延不绝,车行驶在多彩的海洋。能看得出来,母亲今天逛街很愉快。

春天,父亲和母亲从花城返回冰城,他们给家里每人带回一件衣服。几个包裹挺大,不知他们一路上是怎样费力上下火车背回来的。他们就是那样病弱。

送给我们夫妻的就是那对坎肩,一蓝一紫。穿上后很合体,觉得比在商场试穿时好得多。

后来我发现,母亲这次唯独没有给自己买一件衣服,她说实在拿不动了。

这件坎肩穿了多年,总觉得它有着不褪的花香,它有着母亲的体温。

我常想,当时母亲那么怕晕车,那么怕过马路,又是在极易迷路的异地,是怎样一个人辛苦地去买回这些衣服的呢?

又过了若干年,我更是突然想到,那次在花城,是我成年后唯一一次陪母亲逛商场。当时一切都那么平常,但现在一切又都那么难忘。

那花海,那花香,如泣如诉,成为永远。想到这儿,我泪水盈眶。

小街纪事

□关荣玉

里来了一户人家,女的五十岁上下,白天摆摊卖小吃,卖品随季节变化,早春卖陕西凉皮,烤面鱿鱼、矿水等,秋夏卖熟玉米。女的干净利落,爽快热情,零钱一元五角一,尾数不要了。男人去工地干活,晚间自搭一小塑料棚,住在口里,白天拆掉。男人也收破烂。几年过去了,来了儿媳和小孙子,儿媳漂亮,乐呵呵的,人们说,可以当演员。她帮婆婆看摊,在大榆树下哄她的小孙子。晚上,有时公公回来早,拉着他的收破烂三轮车,儿媳小孙子都乐悠悠地坐上车,回到下边小河沟旁的棚户房里。

时间长了,知道他们是安徽人,冬天回去夏天来。婆婆说,这里多好,夏天不热,还能挣到钱。婆婆有时给小孙子讲故事。有一天,她居然拿着一张报纸专心地看,原以为她不识字,但她说,念过几年书,弟弟念书没钱,她就不念了,在老家,都是男孩优先念书。她盼着小孙子能进这里的幼儿园,让她的孙子可以识字学画。说起小孙子,满口夸奖,说他爱画画,爱写字;说起老家,吃什么都香,村里自榨的菜籽油最香了,烧菜最好吃了。

他们在这小口里已经生活十多年了,冬去春来,每年春天如期而至。

前年春天,婆婆来时,戴了一对金耳钉,开心地热情地和人们聊天,说儿子在江西打工,挣了点钱。去年春天,他们一家没来。人们念叨着:怎么没来呢!终于来了,但只她一个人。她告诉这里的朋友们,他们要去上海了,老男人已经在那里找到活干了,上海还有地方要用工。人们挽留说,下面棚户区要改造了,你们争取住上新房吧!

他们家走了,再没来。可能都已



巴赫或宇宙的眼睛

□阎逸



陈逸飞油画作品《弦乐四重奏》

位音乐的帝王,这辈子只能不厌其烦地读几首诗,看几部电影,听几段带有怀旧情绪的音乐,反反复复,被尘世的泪水打动,而不是极度的宁静与纯粹。

作为帝王的巴赫是孤独的,他居住在天堂的宫殿里,辉煌无比,圣洁无比,人类不能进入,只能在袅袅的余音中侧首倾听,心生仰慕。在这一点上,巴赫与诗歌中的但丁极其相似,那种强大的精神品质不仅削弱了后来者的自信,同时又让满身火焰的时间充分燃烧着他们所传递的隐喻之花。那些花开不开,都充满了注释。那些隐喻,有没有注释都是一个启示录般的沉思。耳中的巴赫与眼中的但丁,互相映照,彼此辨认。就像一个人和他的自我,就像镜子的两面,一个不断吸收自己流露出来的美,另一个则躲在镜子背后偷笑。我理解的巴赫是上帝与自己的交谈,但丁是人类与上帝的对话。听与谈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被加入的过程,把白昼黑夜,今人古人,春天里的雨天,寂静与喧嚣加入进来,甚至把咏叹生死也加入进来,构成一个冥想的新世界。

有多少个演奏家就有多少个不同的巴赫。如果就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而言,罗斯特罗波维奇是弹钢琴的巴赫,还有两个人是边听着巴赫边写作的,欧阳江河沉浸于《十二平均律》和《戈德堡变奏曲》,他的文字读上去有一柄钢琴般的语速和气氛,而钢则去听《B小调弥撒》与《马太受难曲》,确有独钟,字里行间仿佛总有旧约的亡灵在新约里说话,漫步。若没有他们,我想我肯定会错过这

我讲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省会大都市里。

在这个省会大城市里,有一条小街。小街不长,只有几十个电线杆子。小街的一头与城市的一条主要大道垂直相连。街下边的另一头是一条小河沟,沟边住着不少临时搭建的棚户人家。从前,这条小街的一侧,占地最长的是一个国内知名大学的一道高大的长长的砖墙,另侧主要是省直两个单位的后院墙。小街僻静,行人很少,几乎无车来往。两侧高大的杨树,粗壮的榆树是早年留下的。树木枝条连理,遮光蔽日,走在街上,更让人觉出小街的僻静。唯一大的建筑是街口的一座面向大街的西式楼房,两层,加地下室三层,也是早年留下的。敦厚的砖混建筑,美丽的雕花,西方折衷主义建筑风格,现在是城市的保护建筑。

改革开放以来,这个一向僻静的小街,热闹闹的发展起来了。先是与它垂直相连的主要街道,要修高架桥,小街成了制作桥梁预制板工地,日夜施工,轰轰烈烈。后是小街两旁,陆续盖起了高楼大厦,大学盖的是培训基地,外教宿舍等。省直单位盖的是家属宿舍。街口高大的西式建筑是文化宫,在它旁边又盖起了大剧场,放映电影,但影业萧条,上座率不高,有一次,一场电影只有两个观众,影院诚信,照样放映。接着是发挥了剧场的多功能用途:举办中小学生开学典礼,大学生考研讲课,中老年人健康讲座……小街跑起了出租车,来一拨走一拨的剧场和街两侧楼内的学生补习班,招来了络绎不绝的单位大汽车、出租车、私家车等。小街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已经是常态了。

我主要想记述的是这条小街的一个小门口里的两户百姓人家。

他们主要生活在大学一个小后门前面的一个小门口里。说是口,也可以说是太小了的小门口,历史上,大学的小后门曾是学校实习工厂运货的通道。两扇对开的小铁门,门上几根绿色栏杆,几朵铁艺云卷花,看上去挺别致。历史上,小门前本无这个小口,前些年,小街两侧新栽的丁香树园,留下了这个平坦的小豁口,总共能有十几平方米吧!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这小口

它是一只很小的野兔,从体形上看它的年龄也只相当于我们七八岁的孩子。我坐在大门的门槛上,它站立在门前的路上,相距只有四米吧。野兔是很弱小的动物,它们都很胆小,我和它如此短的距离应该是很少见的情况。它像人那样站着,两只前爪搭在胸前,很滑稽的样子。兔子的眼睛是长在脑袋两旁的,它一只眼睛和我对视,另一只眼睛还在监视着周围,随时准备着撒腿就跑。那时我对它心生怜悯,周围的环境已经很不适合它的生存,远处大道上汽车的轰鸣声不绝于耳,附近工厂里钢铁叮咛撞击,震得人都颤抖。作为一只野兔它时时都生活在惊恐之中。它忽然轻声对我说,你看上去很孤单啊。我说,我比较喜欢孤单。它说,我也是。然后,它屁股一撅一撅地走了。

这只野兔很有趣,曾经有一天,我也是这样坐在门前,忽然看见大豆地上几只喜鹊飞上飞下地喳喳叫,大豆的叶片在微风中婆娑,很像是一片碧绿的水面上泛起的涟漪,喜鹊们那黑白相间的翅膀飞舞着,宛如动画。我心中好奇奇怪,这些喜鹊在干什么?忽然我发现,大豆叶底下忽儿会跃起一只野兔,像一条鱼儿跃出水面。它就那样忽上忽下不停地跳跃,和空中的喜鹊们相呼应。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不同物种间的游戏。野兔发现我在看它们,跳得越发欢了。后来我就对它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每次它出现时我都默默地看着它,它有时会故意地跳起来向我显示一下它那白色的屁股,很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它一出现就会用两条后腿用力地拍击着地面,告诉我它来了。我断定,它是一只雄兔。《木兰词》里说,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我小时候养过兔子,知道只有公兔有后脚拍地的习惯。后来上学时读到这句古诗很惊讶,古人观察得很仔细啊。

现在想来,它和我的那次对望是在向我告别。

我的房前屋后有大片树林,到夜晚常有一些坏孩子骑着越野摩托车来抓野兔,据他们说野兔在黑暗中只会循着灯光逃跑,骑越野摩托车就能追上。人类是有过靠打猎生存的时代,但后来的打猎成了一种嗜好,只能说是出于本性的宣泄。我觉得在树林里追逐到野兔的可能性很小,只是一种刺激而已。野兔越来越少,我们认为不是这些坏孩子们的追捕能使它们灭绝,就如同那句谚语的,在最后一只羚羊被杀死之前,狮子早就灭绝了。是环境不允许它们存在了。

我坐在门前,久久地看着眼前的荒地,希望去年那只野兔能出现。去年冬天我没在这里过,春天麦苗返青的时候我想它回来吃麦苗,可是总不见它出现,现在又是夏天了,蝉声震耳,它还没出现,这么说,它并没有熬过去年的那个冬天。看看眼前这环境,哪里能容得下一只野兔生存?可它它去年来看望我的时候已经是生存相当艰难了。

树林给杀光了,不知什么人租下了这片土地,他们想要圈起来,用石头和砖打好了地基,但政府不让,派人来用挖掘机给挖掉,扔下这些石头和碎砖无人管。那只小小的野兔很让我想念。它一定是死了,是谁最后杀死了它?是野狗?是骑摩托车的坏孩子?是汽车压死了它?都有可能。但最大的可能是惊恐而死,在机器和汽车的轰鸣中,在钢铁的挤压下,它的神经崩溃了。

那次,它和我久久相视,大约是想诉说生活的艰难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夏天到了,我依旧坐在门槛上,看着长满芳草的路,阳光在上面照耀,蝉声震耳。但是它再也不会出现。永远不会出现了。我的门前永远不会有野兔了,绝望孤独充满了我的心。我要记住,这是2017年的夏天,那只野兔最后消失的夏天。



天鹅

那只野兔

□孙少山

那天,我望着它,它望着我,我们俩就那样对望着,我一动不动,它也一动不动,蝉声震耳。也许只是一瞬间,但当时却觉得时间很长,以至今天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它是一只很小的野兔,从体形上看它的年龄也只相当于我们七八岁的孩子。我坐在大门的门槛上,它站立在门前的路上,相距只有四米吧。野兔是很弱小的动物,它们都很胆小,我和它如此短的距离应该是很少见的情况。它像人那样站着,两只前爪搭在胸前,很滑稽的样子。兔子的眼睛是长在脑袋两旁的,它一只眼睛和我对视,另一只眼睛还在监视着周围,随时准备着撒腿就跑。那时我对它心生怜悯,周围的环境已经很不适合它的生存,远处大道上汽车的轰鸣声不绝于耳,附近工厂里钢铁叮咛撞击,震得人都颤抖。作为一只野兔它时时都生活在惊恐之中。它忽然轻声对我说,你看上去很孤单啊。我说,我比较喜欢孤单。它说,我也是。然后,它屁股一撅一撅地走了。

这只野兔很有趣,曾经有一天,我也是这样坐在门前,忽然看见大豆地上几只喜鹊飞上飞下地喳喳叫,大豆的叶片在微风中婆娑,很像是一片碧绿的水面上泛起的涟漪,喜鹊们那黑白相间的翅膀飞舞着,宛如动画。我心中好奇奇怪,这些喜鹊在干什么?忽然我发现,大豆叶底下忽儿会跃起一只野兔,像一条鱼儿跃出水面。它就那样忽上忽下不停地跳跃,和空中的喜鹊们相呼应。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不同物种间的游戏。野兔发现我在看它们,跳得越发欢了。后来我就对它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每次它出现时我都默默地看着它,它有时会故意地跳起来向我显示一下它那白色的屁股,很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它一出现就会用两条后腿用力地拍击着地面,告诉我它来了。我断定,它是一只雄兔。《木兰词》里说,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我小时候养过兔子,知道只有公兔有后脚拍地的习惯。后来上学时读到这句古诗很惊讶,古人观察得很仔细啊。

现在想来,它和我的那次对望是在向我告别。

我的房前屋后有大片树林,到夜晚常有一些坏孩子骑着越野摩托车来抓野兔,据他们说野兔在黑暗中只会循着灯光逃跑,骑越野摩托车就能追上。人类是有过靠打猎生存的时代,但后来的打猎成了一种嗜好,只能说是出于本性的宣泄。我觉得在树林里追逐到野兔的可能性很小,只是一种刺激而已。野兔越来越少,我们认为不是这些坏孩子们的追捕能使它们灭绝,就如同那句谚语的,在最后一只羚羊被杀死之前,狮子早就灭绝了。是环境不允许它们存在了。

我坐在门前,久久地看着眼前的荒地,希望去年那只野兔能出现。去年冬天我没在这里过,春天麦苗返青的时候我想它回来吃麦苗,可是总不见它出现,现在又是夏天了,蝉声震耳,它还没出现,这么说,它并没有熬过去年的那个冬天。看看眼前这环境,哪里能容得下一只野兔生存?可它它去年来看望我的时候已经是生存相当艰难了。

树林给杀光了,不知什么人租下了这片土地,他们想要圈起来,用石头和砖打好了地基,但政府不让,派人来用挖掘机给挖掉,扔下这些石头和碎砖无人管。那只小小的野兔很让我想念。它一定是死了,是谁最后杀死了它?是野狗?是骑摩托车的坏孩子?是汽车压死了它?都有可能。但最大的可能是惊恐而死,在机器和汽车的轰鸣中,在钢铁的挤压下,它的神经崩溃了。

那次,它和我久久相视,大约是想诉说生活的艰难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夏天到了,我依旧坐在门槛上,看着长满芳草的路,阳光在上面照耀,蝉声震耳。但是它再也不会出现。永远不会出现了。我的门前永远不会有野兔了,绝望孤独充满了我的心。我要记住,这是2017年的夏天,那只野兔最后消失的夏天。



王俊平漫画《您先请》